



春风

李轶贤

多少人欣赏你曼妙的身姿
多少人渴望你热烈的亲吻
而我，只羡慕你吹口哨的样子
你吹一下口哨，这大地就沸腾了

丝瓜花

残苑

门前小河岸开遍丝瓜花
老墙边高悬着丝瓜花
裱糊窗户良莠不齐
微风轻拂额头
万绿丛中一点红
闪亮耀眼，一花一果
是妈妈为我铺开的绿荫
搁浅已久的隔阂破绿为红
是妈妈搭起的瓜棚
绿色铺陈仁慈为底色
红、黄、橙，缤纷相呈
丝瓜花点缀我的眼前一绿
妈妈呀，请允许我摘下一朵
为你花白的头发增光添色
即便瓜熟蒂落，在乡村
那抹红也永不枯萎

春天的味道

杨光武

北方人说
春天的味道包裹在饺子里
咬开一口
心情像露出的肉馅、葱花
乐开了花
南方人说
春天的味道盛在一碗年糕里
轻尝一口
思念的乡愁丝丝缕缕飘香
游子流泪牵挂

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谢玥/文

每到年末，轰轰烈烈的城乡人口大迁徙又拉开了序幕。倦鸟暮归林，浮云晴归山，即便雨雪霏霏，也挡不住游子归乡的脚步。

我每年必回故乡，我的故乡在东海边的小镇上。常有人问我：你的老家是怎样的地方？

我的老家，濒临大海，四季分明。夏日温暖而无酷暑，夏夜清凉星空皎皎。我的老家，海产丰富，味道鲜美。海滩金沙逐浪，海风湿润吹来浪漫和舒爽。我所言非虚，回答之际确是带着一份自豪。然而，我从来不敢问一下自己：我的老家是个怎样的地方？因为无法回答，所以不敢问，也不想问。

我的老家是个怎样的地方？

老家有条很长的老街，街道是旧石板铺就的，雨水打在石板上，白的石，黑的坑，倒是分明了些，比起往日黑糊糊的路面显得体面。沿街都是低矮的木头房子，门面大多破败。十四岁的我，瑟缩着在每家每户的廊檐下走着、跳着。有些人家的廊檐宽一些，走在下面淋不到雨，我会把脚步放慢些；有些人家的廊檐很窄，我把手虚掩在头上，急跑两步就蹿过去了；有些时候，屋檐的水会突然灌进脖子。仔

细回想，淋湿的身体是否寒冷已然不记得了，倒是老街廊檐下滴答滴答的雨声，多少年了，犹在耳边。老街好长，我不知道有多长；廊檐下的台阶有高有矮，我不知道自己跳过了多少家。

老街走完，便是村道。没有了廊檐，只能听凭雨水直接打在身上，更让人绝望的是，村道没有灯光。每天晚自修回来，无边的黑暗像无边的黑洞，把我吞噬其中，我拼命地跑，直到看到家里透出一点昏黄的光，那便是父母为我点的烛光。

此刻，我在老家的窗前。窗似乎可以过滤颜色，也可以定格美景，窗外淅淅沥沥的春雨如丝如缕，家家灯火或明或暗，四下里静谧得似乎有点儿美好。之前泥泞的村道，如今已经铺成了水泥小道，蜿蜒蜿蜒，一直通向老街。白天里，我走过老街，老街更老了，一家家老房子像一个个老态龙钟的老头老太太，你搀着我，我扶着你，虽然颤颤巍巍晃晃悠悠，始终没有倒下，只是变矮了，也变得更破败了。廊檐下高高低低的台阶还在，只是石板路改成了水泥大道。下着雨，老街上走动的人也少了，路面宽阔而冷清。

窗内，年迈的父母已然吃过晚饭，闲话家

常，说起我小时候的事。父亲说：你那时候起早贪黑，每天走很远的路去读书。有个晚上下雪，你以为天亮了，早早就出门去早自修了，到学校校门没开，晓得才四点钟，你在校门口等到天亮。母亲说：你怕黑，也怕狗，每天晚自修回家，就早早喊着“妈”，声音听着还在后面，身子已经钻进了家，你是跑得有多快啊。

现在想来，当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我的家乡怎么样，其实那些早已淡忘的童年创伤一直在潜意识中困扰着我、伤害着我。此刻，我才明白，只有与过去握手和解，才能与明天把酒言欢。

导演贾樟柯说过：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诚哉斯言！从了解故乡、理解故乡到正视故乡，是需要离开的。当我离开，蓦然回望，童年时代雨中那漫长的老街，这就是我的故乡；而今雨中略显萧瑟落寞的，这也是我的故乡。

每每朋友询问或实地探访，我又会自豪地介绍：这才是我的故乡——濒临大海，四季分明。夏日温暖而无酷暑，夏夜清凉星空皎皎。我的老家，海产丰富，味道鲜美。海滩金沙逐浪，海风湿润吹来浪漫和舒爽。

邂逅春花

钟玉红/文

雨水一过，春意愈浓。窗台的几盆报春花，现已开出粉嫩的花朵，我便知春姑娘已来。正如唐朝诗人杨万里所描写：始有报春三两朵，春深犹自不曾知。

天晴时，我漫步在校园，感受着春风的温柔。它带着几分缱绻，几分温婉，轻轻拍打在我的身上。我行至小湖边，坐在长椅上，眼前的两棵柳树，点点鹅黄嫩绿，如同水墨画里最温柔的颜色，渐渐在枝头上晕染开。当风轻轻吹起时，枝条在春风里摇曳，时而觉得在遥远的天边，时而又好像近在咫尺地拂过我的心间，仿佛是春天的仙子。难怪古人言：人如垂杨绿，春风为染作仙衣。

当阳光带上丝丝凉意，天空渐染上一抹淡淡的色彩。我起身往回走，起初，道路上还有四五个人影，随着步伐的前进，周围的人影逐渐消失，寂寥之感油然而生。直到行至校园东门时，抬头看见满树的玉兰，已从最初的花苞到盈盈开放，占满了我近前的视野。我不由得停下脚步，被那盛大而璀璨的花开所吸引。这一幕，仿佛将我拉入一个纯白的梦境之中。

在我眼中，玉兰是春日里最具超凡脱俗气质的花朵。它的枝丫上不染绿意，白色或粉紫色的花朵掩映了一切。一朵朵还未全放时，亭亭玉立，那低眉浅笑中的一举一动，优雅得宛如一位古典美人，伫立在枝头，用含情的双眸注视着路过的行人。玉兰的美让人不忍触碰，只能静静欣赏，仿佛自己也变成一株玉兰。不少诗人为其动情赋诗：霓裳片片晚妆新，束素亭亭玉殿春。已向丹霞生浅晕，故将清露作芳尘。玉兰如云似仙，在春风中散发着幽幽香气，温暖着南方的春潮。

一路往回走，桃树也都带上了花苞，仿佛在诉说着春日的来临。我想象着，再过些时日，一片片桃花将盛开，为大地披上粉色的锦衣。诗人曾言：当胭脂用尽，桃花便盛开。多么富有生活气息和情调，宛如在漫长的冬季里，独自守着窗帷的女子，一日日地等待着春天到来。看着胭脂盒渐空，窗外的树枝渐次繁盛，轰然，满城桃花盛开，给这清贫的人世以胭脂丽色，让人不禁心生欢喜。

桃花，是春天里校园中最质朴的喜悦。作为最常见的花朵，桃花无处不在，遍布教学楼旁、湖畔、山体公园，每一步都能遇见大片的桃花海。当桃花盛开的季节到来，桃树下便成为了学生的乐园，他们或拍照留念，或轻声细语，或享受野餐。

春日里的漫漫桃花，也让人不禁产生许多遐想。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捕鱼人，机缘之下得见桃花源，夹岸数百步，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梦幻至极。又想起李白在求道途中，山间偶见桃花的清透模样：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入得那深山的桃花，似乎学会了隐士的超然，在杳无人烟的山林之间肆意逍遥，颜是桃色绯红，却沁着风露清愁，好似谪仙。我沉浸在对桃花的遐想中，走回了家。

记忆中的春天总是显得有些匆忙，总想留住它的脚步，让那些盛开的花朵和嫩绿的柳枝编织成一首美丽的诗篇，让一季的芬芳驻足记忆深处。在无数次的回眸中，我期待着与春天的再次邂逅。

不期而遇的古玩市场

胡霜/文

一直都不曾知道小城有古玩市场，更不知道是在哪里。

那个上午，经过老人民医院附近，无意中看见对面千禧广场人头攒动，虽并不密集，但仍感觉好像是个集市。好奇心促使我走过红绿灯，探个究竟。

到广场一看，原来是个小型的古玩市场。摊主们在各自有限的地盘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身家宝贝”。我粗略一环顾，有古币的，有古书画的，有古董花瓶的，有陶瓷器类的，还有一些首饰品以及树根树雕等，场地不大，物品丰富。为了确证是古玩市场，我还特地问了身边的一位老者，他告诉我，这就是古玩市场，温岭是每逢三六九集市日才有的，并且只在上午这个时间段。原来如此！怪不得有时经过没看到这般景象，原来古玩市场也有时间性，不是天天都有的。

今天真好，遇上了，便是不期而遇的惊喜！古玩市场，原来小城一直都有，只是自己未曾走近。这下，我得好好参观。

于是我拿着手机，兴奋地边欣赏边拍照。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来古玩市场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阿公阿婆居多，其次是中年男性。有个阿姨搀扶着一个约莫八十多岁的阿婆过来，阿婆白发苍苍，手里还拄着拐杖，细小的眼里泛着光亮，她们饶有兴趣地边看边聊。隆冬时节，上了年纪的阿婆竟能如此有雅

兴，拄着拐杖逛古玩市场，我分明感到有一种生命的感动隐隐涌上心头。

在一个摊位前，我蹲下身来，因为一沓老照片吸引了我，那是毛主席的照片，有好几张。我拿起来看了看，其中一张是毛主席和一个抱着竹篮的小女孩的合影，两人面对面站着，毛主席低头似乎关切地在询问，女孩满是笑容地抬头，画面质朴亲切。照片上还留着一行毛主席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小演员亲切交谈的字，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另外一张，则是毛主席在延安和杨家岭农民亲切谈话，时间是一九三九年。

我拿着照片问摊主价格。这时，身旁传来一阵低微的提醒声：假的，是重新复制的。我抬头一看，是一位阿公，高高的个子，手里拿着珠串，面善、健朗。他说：你就看看，不要买。这些都是复制品。他还特地拿出一张示意给我看，照片边缘应该怎样怎样，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既感谢阿公的善意提醒，又担心摊主指责阿公多管闲事，搅了他的生意。事实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只见摊主气定神闲，丝毫不当一回事，他竟也静静地听着阿公的话。我不由感叹：这样淡定、从容、好脾气的摊主，还真是少见。

走到另一摊位前，只见地上散放着一些古币，有铜钱、银元等，还有一些古董花瓶和旧书画，其中《扁鹊见蔡桓公》这本书耀眼地摊放在一堆书里。看到书名时，我甚是惊讶，虽不知扁方都有哪些，神医扁鹊我是知道的，还曾学

过《扁鹊见蔡桓公》这篇文章，所以一见便觉熟悉。书很厚重，书面是浅黄色的，设有菱形图案，我试着问了价格，摊主回答要四百多。噢，我意味深长地应了句。

转身时，看到一摊主面前散乱堆放着一些大小不一的木头，中间竖立着一张硬板纸，纸上写着“海南黄花梨”，字迹虽弯扭，但写得很用心。我诚恳地讨教摊主：看这名称，还误以为是水果呢。海南黄花梨是做什么用的？摊主自信地回复：这是我国三大名木之一，是很贵重的木材，做什么都可以，材质好，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听他一说，我不由再仔细地看了看面前堆放的东西，有些木材崎岖不平，个头大小不等；有些小物件已打磨得光滑，纹理细密。我顺手拿起一个长长薄薄的小物件，摊主介绍说这是刮痧板，要价两百元。我不由张大嘴，心想：去掉一个零，我倒是会毫不犹豫买下来。虽然没买成，不过，知道海南黄花梨是贵重木材，也算是长知识了。

就这样，在古玩市场转转、看看、问问、听听。古玩市场，如同流动的博物馆，历史的微缩景窗，展示着岁月的沉香与文化的底蕴，以一种静态的存在方式，呈现万物的魅力和生命的永恒。

这次不期而遇，开启了我对古玩市场的好奇。伴着这份好奇，我会再次与它相遇，在时空穿越中，在物我对视中，去解读另一种无言的生命，去相遇另一种烟火人间。